

一帘花影

高凤华

“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住在地中海岸边一个小岛的岬角上。美丽纯净的地中海，一天一个颜色。很多时候，它是七彩的。冬天，满山的鲜花铺天盖地。春天，金合欢树开出了满树的黄花。夏天，木槿，蜀葵，扶郎花……我之所以耗费笔墨不厌其烦地回忆，是因为在这仙境般的海滨花园，我常常散步一个多小时，看不到一个人。而我最想做的，是让我的亲人、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一切”。

读着友人多年前从异域寄来的信笺，初夏午后的阳光正温暖地洒在我身上。泛黄的纸页，间杂着英文的汉字。友人的叙述平静而有条理，不见紊乱，也没有傲慢与偏见。尽管岁月掏空了我们的友谊，我还是从字里行间读出了那些跳跃着的花影。那些不知名的花儿竞相蓬勃在我的世界，令人兴奋不已的是，仿佛还能听到清泉叮咚、百鸟婉转、虫唧蛙鸣，以及掠过原野的风、淅沥的雨、雪地行走的脚步。忽而忆起贝斯頓《芳草与大地》里的句子：秋天是色彩的季节，冬天是有形的季节；春天是质感季节，夏天是动感的季节。

一部《宋词》，很早前就是我的朋友。孤独的时候，我总欢喜到那里遛遛。

只能在诗词意境里寻寻觅觅的琼花，素与国家命运紧密勾连。“淮山春晚，问谁识，芳心高洁”。倾慕她松筠冰雪般的节操，和宁折不弯的刚烈。蒋子正《山居随笔》载：“扬州琼花天下只一本，士大夫爱重，作亭花侧，榜曰无双。德祐乙亥（1275年），北师（元兵）至，花遂不荣。”少年懵懂的读书生涯，即抽生些许民族主义认知。其实一个帝国兴衰存亡，始终走不出王朝更迭周期律的魔圈。大约开国帝君，文治武功，仁德怀柔，庶民拱服，万邦来朝，始能呈现莺歌燕舞蒸蒸日上之象。而天下承平日久，必生懈怠而成痼疽，必生蝇蛆而致腐朽，故而其兴也勃，其亡也忽，与花事无关。想来少年一派纯真，曾无数次怀想瑶华飞琼，梨云梅雪，无数次臆念一骑红尘，二十四桥明月，无数次为赋相思强说愁，杜郎俊赏，十年一觉扬州梦。最终，琼花的芳姿止于胡马窥江。时人有句吊曰：“名擅无双气色雄，忍将一死报东风。他年戎若修花史，合传琼妃烈女中。”寄意琼花，岂仅故国之思？

江南春色里，人间四月天。杨花有情不收，湖光身寄，我竟在诗词意蕴里读出她的点点水性来。“恹恹雨，春心如腻。欲待

化，丰乐楼前帐饮，青门都废”。北魏的胡灵太后，率性得让人激赏，滚烫的文字灼痛相思之心。“春风一夜入闺闼，杨花飘荡落南家。含情出户脚无力，拾得杨花泪沾臆”。纷纷扰扰的杨花，无休无止，如同她的心绪。一个跻身于王朝的妙龄女子，在男人主打的政治漩涡里翻腾，遍尝人间百味。释放的权力和泛滥的情欲，无情地冲击朝野温文尔雅的道德底线。无须掩饰，爱得正大光明。那个男人给她生命深处的承诺和悸动，不带任何功利色彩。那首杨花词，也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濂溪先生的《爱莲说》，笔力所至，仰之弥高。古人讲究道德文章，先生之论，胜在“出污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，而放眼古今，有几人能做得得到？令箭荷花，含苞待放，娇羞可掬，犹如及笄之年的怀春少女。多少人梦寐求之，多少人恃强凌之。一地残花，更显人格的高下和世态的深不可测。而我，遗世独立，钟情荷叶。一爱她浅洲远浦，亭亭可植，生命力可冠群芳；二爱她长袖善舞，可卷可舒，给炎夏带来清凉。一花一叶，本是菩提境界。花尽叶舒，不过生命的轮回。“恋恋青衫，犹染枯香，还叹鬢丝飘雪。盘心清露如秋水，又一夜西风吹折”，古人的词咏里，我感受到更多的是对世事的无奈，亦或沉重的叹息。

“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范成大的《梅谱》尽显众卉英姿，艳盖群芳。林和靖梅妻鹤子，彭刚直属意凌梅。而现代画梅名家管锄非更以“梅叟”为号，出入观梅。一日不见梅，茶饭不思，坐寝不安，号称面目可憎。品梅赏梅，一曰目力，二曰嗅力。目在曲干虬枝，嗅在暗香疏影，神在骨梗孤矜，精神傲岸。忆那宋人吴文英，游沧浪亭，吊韩世忠，寻梅不及，一阙《贺新郎》催人泪下。词下阙云：“遶头小簇行春队，步苍苔，行幽别墅，问梅开未？重唱梅边新度曲，催发寒梢冻蕊。此心与，东君同意，后不如今非昔。两无言，相对沧浪水，怀此恨，寄残醉。”昔姑苏民间多以幕僚为业，俗称“师爷”。以师爷卑微之身，怀家国恨，其识不凡！其志可嘉！吴文英足以名垂青史，万年不朽。

宋词里，把水仙比作湘娥，清铅素靥，幽芳凌波，唤起的是一种凄风苦雨的情结；把海棠比作杨妃，富态慵懒，美到极致，却是因袭《明皇杂录》玄宗语录。“凭谁为歌《长恨》？暗殿锁，秋灯夜语”。长生殿里，一种相思，两般愁绪；马嵬坡前，生离死别，连理相依。总是不负春盟不负卿。

“梅芬傲雪，偏绕吟魂；杏蕊娇春，最怜妆镜；梨花带雨，青闺断肠；荷气临风，红颜露齿；海棠桃李，争艳绮席；牡丹芍药，乍迎歌扇；芳桂一枝，足可笑语；幽兰盈把，不堪低离”（明·陈继儒《岩栖幽事》）诸般花事历纪，溯远探今，比不得《闲情偶记》。而笠翁千古痴人，于百花丛中独爱一枝——玫瑰。他说，比之于群花，玫瑰不仅能娱目，更利于人之口眼鼻舌乃至肌体毛发。“可囊可食，可嗅可观，可插可戴”，花的本事，玫瑰全都有。

花事同世事，花影皆人影。每一个人对应着尘世里每一朵花。有人早谢，有人迟开。花荣花枯，不过是在演绎生命的过程。花期苦短，有若人寿。不妨认真活着，从容老去。这样想着的时候，我的眼前再现一帘花影，你来我往，交相跳跃。虽然已是深夜，我仍不忍睡去，恐惊海棠。



雀说

金诚睿

家住安庆老城闹市，有一小院。曾自故乡小龙山移植一株石榴苗，今已高达四米余，榴红似火，石榴满枝，与盆景假山相掩映，春秋三季，景色可人。到了冬日，唯有寒梅，一枝独放，生机盎然的院落，日渐萧瑟。

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，足见事物总是多元化。此时小院，仍有值得流连的地方。每逢天气晴好，尝执一册线装书，捧一壶小花茶，安坐在避风朝阳的躺椅上，沐浴隆冬暖融融的阳光，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，悠哉悠哉，物我两忘，乃人生一大快事。

更可喜的是，忽见麻雀来访。有时成群结队，有时三五相随；或翔集于树下，或飞跃于枝头；寻寻觅觅，摇头摆尾，吱吱喳喳，好生热闹。似乎在呢喃耳语，互叙家常；说不尽里长巷短，奇闻轶事。又仿佛向主人殷勤致意，感谢小院里缕缕阳光。

可惜我不识鸟音，无法破译它们诉说的真实内容，只是从其肢体语言中猜想一二。但这般祥和欢乐的风采与情景，却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，久久不忘，感动良多。桐城派鼻祖戴南山曾有《鸟说》传世，今窃效作《雀说》以明雀之乐其乐也。

我是小麻雀，
东一啄，西一啄。
一簞食，一瓢饮，
不愁来日饥与渴。
我是小麻雀，
南一啄，北一啄，
一枝丫，一茅檐，
足可栖身好依托。

高山哟，飞不过，
大海呢，够不着。
没有吴钩利爪，
没有扶摇长翅，
敢向山鹰海燕学拼搏？

日月有阴晴，
江湖多风波。
一会儿，突遭追杀令，
昼夜惶恐我怕捉；
一会儿，又登公益榜，
历史还原我清白。
沉默呵沉默，
过眼烟云何须论，
是非曲直任评说！
无妄灾祸，
劫后方知身是我。
痴情不改，
赤子丹心心如火！

莫笑我，胆小性怯弱，
得过且过；
莫笑我，遇事少掺和，
能躲就躲。
不贪不黑，
不抢不夺；
无欺无骗，
无求无索。
小心谨慎省烦扰，
三思而行可补拙。
行止坦荡荡，
岂信横眉白眼受奚落！

虽不能轰轰烈烈，
也不愿浑浑浊浊。
安安稳稳度时光，
和和美美好生活。
翩翩起舞，
款款跳跃。
怡然自得，
天真活泼。
一定会守着，
留在心灵中这份快乐！
问天地，爱为何物？
直教生命之舟载满歌。
君勿忘，
我是小麻雀。

